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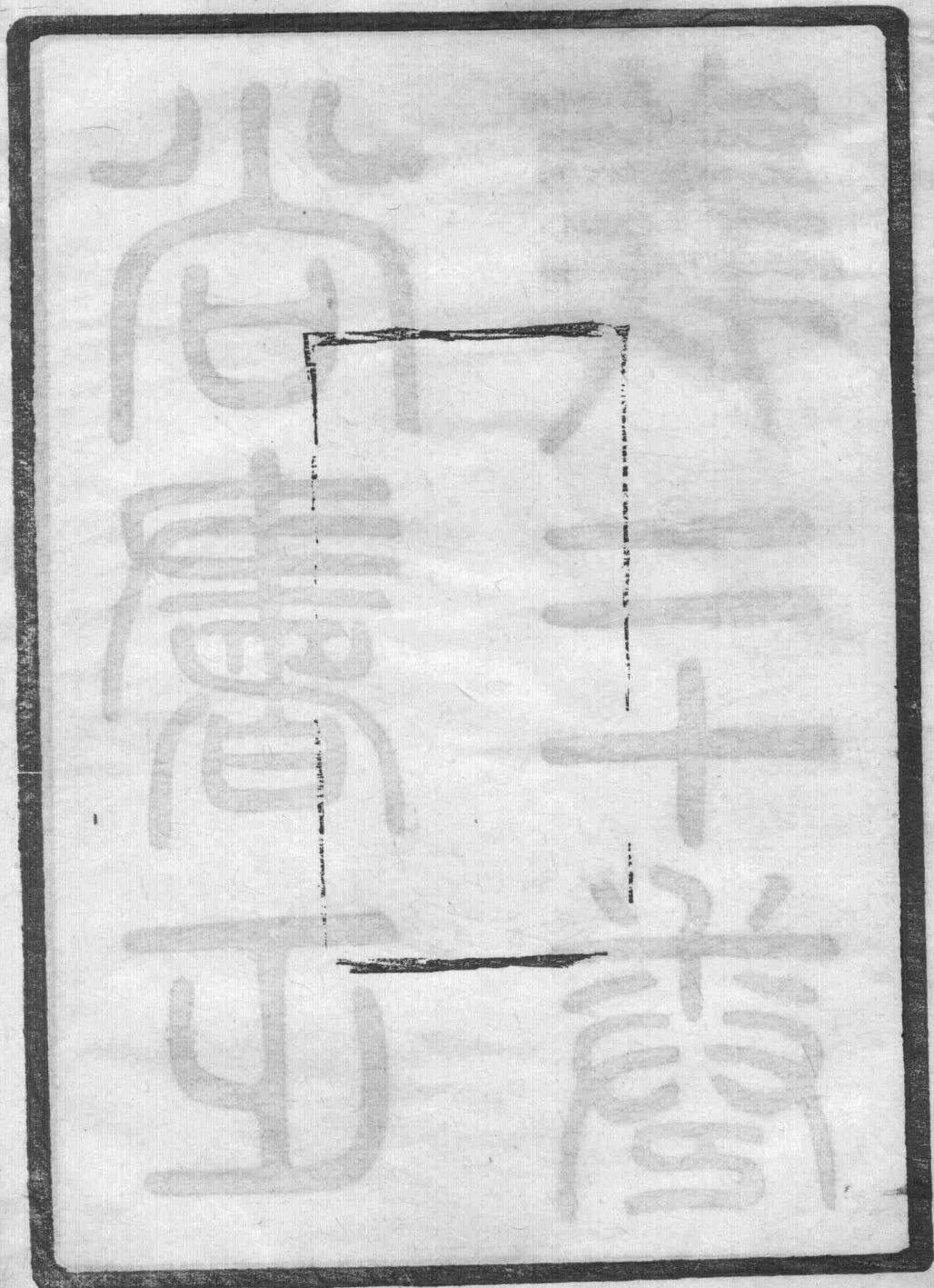
尚書正義



尚書正

義二十齋

14034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

敕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以
三才分而書契肇啟六籍著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辨
方必宗乎典禮修文立教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文於
周爲盛矣後暨法值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祀遠而篇
簡爛脫或師徒眾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縱之文雖具
陳解說在羣儒講論之旨亦互有異同唐貞觀中國子
祭酒孔穎達考前代之文采眾家之善隨經析理去短
從長用功二十四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
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
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登科

尚正集
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伏惟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

道高貫月

德邁重瞳

武暢遐陬

文加異俗

舉前朝之墜典

正歷代之舊章

崇儒雅之風三王卻軫

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顏

臣等謬以寡聞幸塵華貫猥奉

窮經之寄會無博古之能空極覃精寧周奧義今則逐

部各詳於訓解寫本皆正於字書非遇

昌期難興大教既釋不刊之典願垂

永代之規儻令雕印以

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干犯

旒冕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請以

聞臣維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夔
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 臣 胡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 臣 解貞吉

勘官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 臣 胡迪

勘官朝奉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 臣 解損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 臣 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 臣 袁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 臣 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臣無忌等言 臣 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醅德既醅

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温洛爰演九疇龍圖出

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

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
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迹雅頌表廢興之由實刑
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
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崇以典墳
敦稽古以弘風闡儒雅以立訓啟含靈之耳目贊神化
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
之望鬱興蕭戴同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
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
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蘊九德而辯方軌物禦紫宸而
訪道坐玄扈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治幽陵三秀六穗之

祥府無虛月集囿巢閣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
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貫於勳
華而垂拱無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蹟妙理深玄訓
詁紛紜文疏踳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辯
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
子臣孔穎達宏材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詔修撰
雖加討覈尙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敕太尉揚州
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司空上柱國英
國公臣勣尙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
燕國公臣志寧尙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
護軍北平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吏部尙書侍中

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脩縣開國公臣季輔光
祿大夫吏部尙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
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
臣柳奭前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臣王德
韶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太學
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頽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
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子助
教臣史士弘宣德郎行太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率府
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辭伯珍兼太學助教臣鄭祖玄
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

趙君贊承務郎守太學助教臣周玄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眞儒等上稟宸旨旁摭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采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正典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

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等上表

尙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采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

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筭同蕤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采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昺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

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焱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

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王德韶
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敕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
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
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
尉臣王士雄等對

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
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尙書正義卷第一

嘉業堂叢書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

尙書序

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旣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尙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尙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

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卽書爲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爲遂以所爲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止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讖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尙書起訖存亡注說之由序爲尙書而作故曰尙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肩續若繭之抽緒但易

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尙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至生焉

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厯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取其

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迹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

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府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

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
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
作結繩而爲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爲
政之繩異也若然尙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
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
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
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九事之
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
世聖人卽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
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
十子喪而大義乖况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

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
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鄭諸
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
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
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
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
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白杵
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
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
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
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

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
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
韋誕宋忠傳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
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
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
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
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
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
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
入也禪通九也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
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

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
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
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
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
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
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
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
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
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
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
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

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
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
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
無懷氏前孔子覩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
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
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
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
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
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
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
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
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
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
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伏犧至常道也

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
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
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
言及便稱不爲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
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
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

生黃帝曰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
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
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
慶都觀河遇赤龍晦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
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
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
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
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
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
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
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

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
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
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
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
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
土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
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
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
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
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
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

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卽三墳五
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
當時之事不可以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
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
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座
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
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
又鄭玄云女媧脩伏羲之道無改作則已上脩舊者眾
豈皆爲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
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
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

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
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
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
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據
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
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廁在前
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
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
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尙云霸其九州祝融本
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
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獨非帝乎故

孔君以黃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爲

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
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日太昊夏日炎帝中央曰黃
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
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
文也月令秋日少昊冬日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
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
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
稱黃帝猶神農之二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
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
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
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

爲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爲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至一揆

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尙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尙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尙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旣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

索九正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閒者孔意以墳典是尙書正索是尙書外物欲先說尙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卽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卽爲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奧義者

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
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況喻之義假
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
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卽以赤刀大訓在西序
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爲之與此相當要
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
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尙寶之前代可
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至此書也

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正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己意且爲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素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眞理妄穿鑿耳其九正取名於聚義多如山正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總卽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卽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正

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改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至遺書也

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正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所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

能讀也言此墳典正索卽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正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總言帝王耳

先君至九正

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

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
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
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
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
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
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
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
之又云明舊章者卽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
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
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
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

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不爲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卽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旣墳典書內之正尙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

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卽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卽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爲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卽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討論至百篇

正義曰言孔子旣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爲整理孔君旣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

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乎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卽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爲翦截也舉其宏綱卽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卽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爲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網之索舉大綱則眾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爲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卽堯典舜典謨卽

大禹謨皋陶謨訓卽伊訓高宗之訓誥卽湯誥大誥誓
卽甘誓湯誓命卽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
有十此六者之外尙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
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
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
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
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尙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
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太僕正乎此事爲不經
也鄭作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
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
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

候以爲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爲不
可依用今所考覈尙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
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爲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爲舜
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
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
後代因之耳

所以至其義

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總而結之故爲此言
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至屋壁

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

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爲皇帝不復立諡以爲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爲滅先代典籍故云阮儒焚書以卽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感陽是阮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礪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

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
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
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
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
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爲魏相慎生鮒鮒爲陳
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
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
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至得聞

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
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

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眾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卽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

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日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爲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

皆起傳以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人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三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秦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

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
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秦誓末
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
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未得之秦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
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秦
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於
先有張霸之徒僞造秦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
亦可今之秦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
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
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
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

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尙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尙書旣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尙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尙解上則尙訓爲上上者下所慕尙故義得爲通也孔君旣陳伏生此意於下更無是非明卽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尙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尙書鄭氏云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二家以尙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尙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尙書璿璣鈴云

因而謂之書加尙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尙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尙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

與上爲義不異禮以唐虞爲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爲然是爲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尙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尙書者

至魯至壞宅

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爲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裒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

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
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尙書而煩文言虞夏
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
直云書序皆無尙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尙書而言
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尙字是伏生所加推此
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尙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
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
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
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
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
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

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至能者

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

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較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
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
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爲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
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
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
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
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
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
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
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
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

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恆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卽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卽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卽秦罷古文

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
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
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
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
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
孔子壁內古文卽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
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
卽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
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卽孔氏壁內
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卽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
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

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
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
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
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
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
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
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
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
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
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
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

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其卷減其八又太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其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其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

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閒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至將來

正義曰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王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

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
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
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
六籍又摭拾采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
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
得申盡其美。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
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
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
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
訓旣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
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

云采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詰訓而孔君爲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至不隱也

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爲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爲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

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
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
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
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
亦以旣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後
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
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
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
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
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
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云惑蠱其

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巳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宫葬桐人告上云太子宫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宫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己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爲實卽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囚與鬪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卽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爲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

尚書正義
令人覩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
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正義卷第一

尙書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古文尙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尙書以
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
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爲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
之名當與眾篇相次第訓爲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
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
典策旣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重無爲故爲第一也
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
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

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卽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秦誓二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話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罔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

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旣無體例隨便爲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

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孔未入學宮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

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

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
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
尙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
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
其孔於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則虞
夏別題也以上爲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
鳩汝方於鄭玄爲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爲夏
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
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注於夏書不廢猶商書
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
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

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
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
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
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
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
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
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
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
篇九成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
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三十周官二

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罔命二十
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
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
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
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
無古文泰誓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
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
則於伏生三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
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
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
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

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
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周命
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其卷除八
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
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
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
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厯論武
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
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
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
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

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牒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

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
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
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
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
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
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
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
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
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
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
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剝則剝剝云

臚宮劓割頭庶剝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
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
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暉暉傳河南桑
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
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
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
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大康時又晉書
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
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
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
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

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寧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

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某氏以別眾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辯之

昔在至堯典

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
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
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旣
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
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
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
者若汨作九共九篇稟飫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
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
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
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
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

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爲三十
七篇加六十三卽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爲形勢言
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
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卽文也
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卽思也聰明文思卽其聖性
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正於天下而遠著
德旣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
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
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
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
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爲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

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
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
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
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
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
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爲名故謂之
爲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
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
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遂同天之名以爲優劣
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皇無爲而同天立名以爲優劣耳
但有爲無爲亦逐多少以爲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

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爲一也人主可得稱帝
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
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
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
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
配爲義旣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
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
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
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
不殊及鄭注中侯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
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諡之名則下注云舜名

亦號諡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二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尙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爲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諡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諡也故馬融亦云諡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

禹湯亦是諡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諡法故疑之將由
諡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諡後來所
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諡周
道也周書諡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
死後乃追故謂之爲諡諡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
行以名之則死諡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爲死諡
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
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諡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
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
生名天乙至將爲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
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

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曰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眾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惠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爲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爲聰明者彼方陳行事

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
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
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
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
爲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
訓之

傳言聖德之遠著

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

傳老使至禪之

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
舜也以己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卽讓也

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爲禪或云汝陟帝位爲攝因卽直言爲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正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日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卽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

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
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至上下

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
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
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恆敬智惠甚明
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
安者在於己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
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爲下
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
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

被其恩澤此卽稽古之事也

傳若順至帝堯

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但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旣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說攸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
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
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
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
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
則然則聖人之達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
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
且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
也

傳勳功至安者

正義曰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

世之功卽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兼
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
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
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
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
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
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隨便
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
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
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爲得也

傳允信至天地

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爲德
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尙善曰讓恭讓
是施行之名土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
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
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
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己及物故先恭
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爲也傳
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
之言故以表爲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
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
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

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爲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效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克明至時雍

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眾

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
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

傳能明至之親

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人
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爲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
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
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
曾皆當親之故言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
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
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
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

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眾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爲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

傳既已至章明

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爲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

使之明著

傳昭亦至大和

正義曰釋詁以昭爲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爲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爲合也黎眾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眾人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卽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旣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卽親也章卽明也雍卽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

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爲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旣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

乃命至咸熙

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神命麻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歲之麻乃依此麻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爲一歲之麻其分有四時之異旣舉總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

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
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
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
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
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
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
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
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
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
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
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

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以
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
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
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
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
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
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
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
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
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
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

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
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
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
室鳥獸皆生栗毳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義和敬天授人
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
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一暮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
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麻象是汝之
美可歎也又以此歲麻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
眾功皆廣也歎美義和能敬天之節眾功皆廣則是風
俗大和

傳重黎至序之

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卽羲也黎卽和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爲高

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
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據是世掌之文用
楚語爲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
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
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
正爲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
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
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
之謬故東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左傳稱
重爲句芒黎爲祝融不言何帝使爲此官但黎是顓頊
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肩而與黎

同命明使重爲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
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
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
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
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
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
左傳郟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已來乃命以民
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
少昊氏有四叔當爲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
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
共工氏親子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

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爲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事猶尙謂之重黎況彼尙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旣別

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爲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卽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肩征云義和涵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旣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

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卽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爲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爲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卽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并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卽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

有鳳鳥氏厯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厯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卽古羲和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曰官居卿以底日猶尙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

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
時異名詩傳卽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
爲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
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
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
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
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
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
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卽諸宿每
日昏旦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
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

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爲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

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爲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爲麻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爲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爲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爲一觀文爲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爲不動也

傳宅居至之官

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嶠夷旣略青州在東

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
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爲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
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爲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
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
日從谷以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卽稱嵎
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
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
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
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
於夏變言申命旣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
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

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義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爲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

傳寅敬至務農

正義曰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詁

以秩爲常常卽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

共爲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卽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爲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立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

傳日中至可知

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

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禘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麻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

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尙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厯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卽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

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中正義同故殷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己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

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
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
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
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
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
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
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
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爲中言各正
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
仲月未中故爲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
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

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爲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

傳冬寒至日尾

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

傳申重至之官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旣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

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義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

傳訛化至一隅

正義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

傳永長至可知

正義曰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卽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氏房心在己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

傳因謂至革改

正義曰春旣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爲改也傳

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

傳昧冥至之政

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爲冥也谷者日所
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
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
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
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
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
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

傳餞送至成物也

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導者引前之言

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酉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傳宵夜至三秋

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著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卽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卽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

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

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秋禾未孰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穉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爲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

傳北稱至所掌

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

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
方者卽三方皆見矣春爲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
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岨夷當爲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
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恆相對
北旣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
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
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
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卽幽足見明闕
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
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
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困倉

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
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
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
察是在爲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
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爲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
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
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
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
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總言義和敬順
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卽順天之
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厯象日月嫌仲叔所掌非

順天之事故重明之

傳隩室至温焉

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爲室也物生皆盡野功咸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稟彘細毛以自温焉經言毳毛謂附肉細毛故以稟彘解之

傳咨嗟至麻象

正義曰咨嗟暨與皆釋詁文也而四時曰暮暮卽而也故王肅云暮四時是也然古時眞麻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麻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

不得正要有梗概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麻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

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
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卽
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日分三百
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
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
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
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
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
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
一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
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

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爲歲日殘分所
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尙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
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入百二十七
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其
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入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
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入百二十
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
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
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
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
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

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
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
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卽以春爲夏若
十七年差六月卽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
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
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
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
閒無中氣故以爲閏也

傳允信至其善

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
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釐治工

官皆以聲近爲訓他皆放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熙
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
麻授事能使眾功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義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至弗成

正義曰史又序堯事堯任義和眾功已廣及其末年羣
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
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
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肩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
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
此人旣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
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

我事者否乎言有卽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

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爲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勅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

傳疇誰至用之

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爲用也馬融以義和

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卽上義和之四子帝就義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義氏和氏孔以義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義和之職但義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義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卽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爲求舜張本故惟

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
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
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
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
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
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
傳放齊至不可

正義曰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
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爲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
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
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

鄭玄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啟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啟之爲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爲此聲故以爲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是言不忠信爲嚚也其人心旣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爲啟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

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其工以爲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
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爲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
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爲阿比驩兜則
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其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
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

傳采事至事者

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
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
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又故變言順我
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
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

傳驩兜至其功

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卽
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舜典命垂
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爲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
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
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
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爲大臣所
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倜然見之狀故爲
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
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
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

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爲己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其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

傳靜謀至可用

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浸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爲漫也其工險僞之人自爲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

兜之朋黨惡物其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旣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

傳四岳至稱焉

正義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

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爲一以此知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羲和皆死孔以爲四岳卽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尙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

傳湯湯至爲害

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割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水勢奔突有所滌除

傳蕩蕩至漫天

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蕩然惟有水耳懷臧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繞其旁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繞山上陵故爲盛大之勢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

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

傳俾使入治也

正義曰俾使入治釋詁文

傳僉皆至舉之

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卽鯀是崇君伯
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爲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
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眾人
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

傳凡言至善類

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
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拂者相乖詭

之意故爲戾也圯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族類義同故族爲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眾人好
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
則心性很戾違眾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
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
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爲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
經爲說

傳异已至至退也

正義曰异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停住之意故
爲退也

傳敕鯀至用之

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
圯族未用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尙僭翼贊霸圖陳平
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
者而眾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
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旣知鯀
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
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吝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
之非遂用於鯀李暉云堯雖獨明於上眾多不達於下
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傳載年至退之

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卽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卽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

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
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
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
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
考三考無成眾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
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頗亦因
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
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興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
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
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
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

不諫父者梁主以爲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爲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帝曰咨四至欽哉

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卽辱於帝位言己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眾臣乃舉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

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爲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卽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

傳堯年至求代

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卽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

作爲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爲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己者堯以身旣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己所能故求人代己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

傳異順至之事

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爲長故讓位於四岳也

傳否不至不堪

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己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爲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爲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

傳堯知至求賢

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

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爲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

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啟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

傳師眾至言之

正義曰師眾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恆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

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卽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尙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尙少爲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眾人以舜與帝

則眾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眾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己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己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卽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眾臣爲朝臣之眾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眾舉側陋眾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

傳俞然至如何

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眾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

傳無日至並惡

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

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瞍詩云矇瞍奏公是瞍爲瞽類大禹謨云祇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卽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爲名字未可詳也

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

傳諧和至姦惡

正義曰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尙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

實下愚動挂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尙有心殺舜
餘事何所不爲舜以權謀自免危難使瞽無殺子之愆
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
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

傳言欲至行迹

正義曰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
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也鄭玄
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
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
此言試哉正謂以女事之旣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
與此異也

傳女妻至治國

正義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人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爲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卽娥皇爲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

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
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
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
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

傳降下至虞氏

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
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釐降謂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
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
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
媯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媯汭爲一地見
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

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
通謂之匹夫匹婦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
蒲阪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
媯爲舜居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
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
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
傳歎舜至大矣

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
已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已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
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
也

尚書正義卷第二